

苏区的文艺



857.63
526.6-4.

蘇區的藝術

著 玲 丁

可以
寫文
與
為
文
藝
家
林
浮
陳
白
雲
作
是
出
色
作
品
作
品

上海南華出版社印行

1938



3 0528 4935 7

序 言

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曾有過兩個世界，一個是荒淫靡爛，一天天朝墮落滅亡的路上走去，另一個新的世界却在炮火的圍牆裏，慢慢的生長，慢慢的強壯了。新的制度，新的經濟建設，新的軍隊，一天天的穩固，一天天的堅硬，而新的人格，偉大的個性的典型也產生出來了。這就是眩耀了同時代的地球上所有人類的蘇維埃紅軍的建立。這十年新的世界的出現，雖說振撼了世人的耳目，却不斷受着污蔑，造謠和極端的壓迫，所以一直到現在還保持着神祕在一切人心中。固然慢慢的會更被了解，被贊助，因為在共產黨正確的領導之下，他的真面目，頑強的爲着爭取民族解放拚死精神，是一天一天顯露了出來而走到廣大的社會羣中去了。

爲了緊張忙迫的環境和需要，在蘇維埃運動中，文藝的確是比較地落後的部門角落。雖說無處不在創作着偉大的文學題材。然而優秀的傑件，確不多見，這事實常常促外來的新客感到驚詫。字林西報便發出過美中不足的驚嘆，然而說蘇區是沒有文藝，都是非常錯誤的！看來似乎是荒蕪的冷淡的陝北的山川，然四野却也雜亂着怒放着許多奇葩，作者個人只來這裏很短時間，又以未得窺瑞金與國爲憾，却願根據此一二，說明這沒有發現的一角。想來還有很多疏忽和不明之處，好在這企圖做一次最先的傳聲，諒該邀到在蘇區從事文藝的朋友的諒解的吧。

蘇區的文藝，到現在還沒有產生過如同阿Q那樣藝術成熟的作品，就是像子夜八月的鄉村……有着豐富新鮮，大的場面的描寫也找不出。然而却自有他的特點，如同蘇區的戲劇運動一樣，就是大衆化，普遍化，深入衆羣，雖不高聲，却爲大衆所喜。這個表現在紅軍部隊裏各種報紙以及牆報上的，如紅星、戰士火線、抗戰……這裏都擠滿着很多的有趣味的短篇和詩歌，使用了文學上描寫的手法。畫出了紅

軍部隊活生生的生活，這些小報有的是油印，有的是鉛印，但不管是紅軍首長的檯子上，電話機旁，或是戰鬥員的口袋中，都看得到他們是正被愛着，而沒有人捨得不去讀他。這些文章都是從那些從事於連隊政治工作和一些上火線的各級指戰員寫來的，很少沒有錯字，很少寫得清清楚楚，但因為是真實的表現了自己，所以他們愛着這些紙張，如同那些寫得更幼稚的連上的牆報一樣。在連上大部分子戰鬥員甚至雜務員，雖不善拿筆，却不缺乏口齒，他們不倦的講着，請了會寫的人來幫忙。而第二天便有全連的人熱心的站在那裏讀着他的作品了。不僅紅軍部隊如此，在所有機關，所所羣衆團體，如婦女會、工會、農會、工廠、學校等的小報及列寧室的牆報上，也一樣排列着各種不同生活的寫照。所以雖是在印刷業不發達的蘇區，而文藝的花朵，縱是一些很小的野花也好，却是遍地的浮映着，如同海上的白鷗顯得親切而可愛。

創設了蘇維埃的人們，和那些從土地革命生長了出來的人們，具着新生的朗朗

的氣氛，在各種工作方面顯示了獨特的明快的作風。在文藝上也呈現出活潑，輕快。雄壯的優點，最能作證明的，便是流行着比全中國都豐富的歌調，不只採用了江西、福建、四川、陝西……八九省的民間歌謠的形式，放進了適合的新的內容。如送郎當紅軍渡黃河歌，這都是一些不朽的佳作。而且創作了新的雄偉的第二次全蘇大會（堪比馬賽曲，國際歌）及武裝上前綫……這些歌曲跟着紅軍的隊伍，四方的散播着，永遠留在民間。

新的奇蹟似的事態，跟我又發生了，這便是記長征的二萬五千里，開始的時候，徵稿發出後，還不能有一點把握，在那憂心悄悄之中，却從東南西北，幾百里，一千里路外，甚至從遠到沙漠的三邊，一些用臘光洋紙寫的，用粗紙寫的，紅紅綠綠的稿子。坐在驢子背上遊覽塞北風光，飽嘗灰土，翻過無數大溝，皺了的，糝糊了的字，都伸開四肢，躺到了編輯者的桌上，在這上面，一個兩個嬉開着嘴的臉湊攏了，顫動的指頭一頁一頁的翻閱着，稿子集到一尺高，兩尺高，幾百個手在一些

沒有桌子的地方，在小的油燈下寫滿了來的。於是編輯的人，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磨清着這些出乎意外，寫的美好的文章。從出發前編起，一直到達陝西，鐵的洪流衝破之幾十萬血肉滲雜着猛烈炮火，鋼鐵造成的長城，同無法克服的殘酷的自然做了鬥爭，而且在不斷的轉戰中還要同自己內部分歧的錯誤的意見做鬥爭一段一段的多麼驚心動魄的場面。在一百幾十餘人中，產生了優秀的，洋溢着天才的作家有艾平、彭雪楓、莫休、一氓、定一……諸人，夜渡烏江，大渡河搶渡，婁山關前後，再佔遵義，有聲有色的被描繪了出來三十萬字的巨著，經過徐夢秋同志努力編輯，已經完工了，想來不久就可同數千萬焦急的等待着的讀者見面。

於是文藝的興趣被提高了，文藝的書籍也在有人搶着閱讀，而且有了文藝協會的組織，在延安的會員就有幾百，油印的小刊物（純文藝的）總是供不應求，每日都可以接到索閱的函件。作為選稿者的前方指戰員，或者小村落上的劇團的演員，擁擠的稿件，塞破了編輯者的皮包，淋瀝滿目，想不到的一些材料都被使用着了。而

大的整個的材料又正在有計劃之中，被搜羅整理中。這難道還不是令人滿意的情況嗎？

這初初的蔓生的野花，自然還非常幼稚，不能躋足高等博士之流的幻想。然而却實實在在是生長在大眾中，並且有着輝煌的前途是無疑的，一切景仰着蘇區的讀者們，等着吧！而從事於文藝的紅軍青年，努力吧！

丁玲

857.83
526.6-4

目錄

序言

一顆沒出鏗的槍彈……………一

東村事件……………二〇

重逢……………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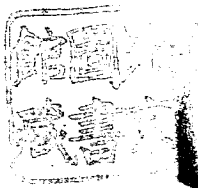
159019

一顆沒有出鎗的鎗彈

「你還扯謊！娃娃，儘管說老實話，我是一個孤老太婆，不會害你的！」

一個抿着嘴的老太婆，稀疏的幾根白髮從黑布的罩頭布裏披散在額上。穿一件很爛的棉衣，靠在樹枝做的手杖上，親熱的望著站在他前面一個張皇失措的小孩。這是一個襁褓的連帽子也沒有戴的小孩。他又噙動著那沒有牙齒的嘴，笑著說：「你是……」

這孩子大約有十三歲大小，骨碌碌轉著兩個靈活的眼睛，遲疑的望著老太婆，他顯得很和氣而又誠實，他又遠遠的望著無際的原上，沒有一個人影，連樹影也找不到一點。太陽已經下山了，一抹一抹的暮煙輕輕的從地平線上升起來了，模糊了



伸展了遠去的無盡止的大道，這大道也將他的希望載得很遠，而且也在模糊的了。他回過來又打量，老太婆：再一次重覆他的問話：

「真的一點也不知道麼？」

「不，我就從來也沒有聽過槍聲，還是奉上你們的隊伍走過這裏，那些伙子才真好，我們相處了三天，唱歌給我們聽，講日本人的故事。我們殺了三隻羊子，硬給了我們八塊洋錢，銀的，震眼睛呢！後來別的隊伍也跟着來了，那真是不能講，唉……」他搖著頭，把注視在空中的眼光又回到小孩的臉上：「還是跟我回去吧，天黑了，你能往那方走，要一落到別人手上，哼……」

一步一拐他就向前邊走去，有一隻羊毛氈做的長統襪筒籠着那雙小腳。

小孩子仍舊凝視着四圍的暮色，却又不能不跟著他後邊，而且用甜的語聲問起來了：

「好老人家，我到你家裏住得下嗎？你家裏一共有幾口人？」

「一個兒子，幫別人趕羊子去了，媳婦孫女都在前年死光了。前年死的人真多，全是一個樣子病，知道是什麼邪氣！」

「好老人家，你能走路嗎，你到什麼地方去了來？」

「走不動嗎！我有一個姪女兒生產，去看了來，他那裏又不能住，來回二十多里地。」

「讓我來扶着你吧」。小孩子跑到前邊捧着，他，親熱的仰着頸子從披散着的長髮中又來打量他：「村上有多少人家呢？」

「不多，七八口，都是種地的苦人，你怕有人會害你嗎？不會的，到底你是怎樣會跑到這裏來的？告訴我，你這個小紅軍！」他狡猾的眯着無光的老眼，却又很親熱的用那已不能表示感情的眼光撫着摸這流落的孩子。

「莫談那些話了吧。」他也笑了，又輕聲的告訴他：「回到村子裏，說檢來的一個孩子算了老人家，我就真的替你做孫子吧，我會飯燒，」會砍柴，你有牲口麼，

我也會喂牲口………………！。

牲口，在小孩子的眼中，他回憶起那匹栗色的馬來了，多好的一匹馬，牠全身一個顏色，只有鼻子當中一條白，他就常常去摸牠鼻子，望着牠，牠也望着他，輕輕的噴着氣，用鼻尖去觸着他，多乖的一匹馬！他喂了牠半年了，牠是從蠻子地得來的，是政治委員的，團長那匹白馬也沒有他好，他想起牠來了，他看見那披拂在頸上的長毛，和垂地的長尾，還有那……他覺得有一雙懂事的，愛着他的馬眼在望着他，於是淚水不覺就一下湧上了眼臉。

「我喂過牲口的！我喂過牲口的！」固執的，重覆的說了又說。

「呵，你是個喂牲口的，你的牲口和主人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你却落到這裏！」慢慢的兩個人便來到一個溝口了。溝裏錯錯落落有幾個窰門，還有兩個土圍的院子，他牽着他在一個斜路上走下去，却不敢做聲，只張着眼四方搜索。溝裏已經黑起來了，有兩個窰洞裏已露出微明的燈光，一匹驢子還在石磨邊打圈，却沒有人

他們走過兩個窖洞前，從門隙處飄出一陣陣的烟，小孩子躲在他的身後，在一個窖門前停下了。他開了鎖，先把他諱了進去，窖裏黑魆魆的，他不敢動，聽着他摸了進去，在找着東西，他把燈點上了，是一盞油燈，有一點小小火星從那裏發出來「不要怕，娃娃！」他啞着聲音，「去燒火，讓我們煮小米子稀飯，你也該餓了吧？」

兩個人坐在灶前，灶裏的火光不斷的舐在他們臉上，鍋裏有熱氣噴出來了，他時時撫摸着。他呢，他暖和了，他感到很飢餓，算還忍得住，而且他知道在今天晚上，可以有一個暖熱的炕，他滿足着一個將要到來的睡眠，因為疲倦已很利害的襲着他了。

陝北的冬天，在夜裏，總起着一陣陣的西北風，孤冷的月亮在薄雲中飛逝，把黯淡的水似的光輝，塗抹着無際的荒原，但埋在這一片黃土中的一個黑洞裏，却正有一個甜美的夢在擁抱這流落的孩子，他這時正回到他的隊伍裏，同司號兵，或宣

傳隊員在玩着，或是就讓團長扭他的耳朵而且親暱的罵着：「娘賣呀，你這捶子，吃了飯爲什麼不長呢？」也許他又正牽着棗騾色的牡馬，用肩頭去抵那噙了嚼口的下脣。一樣的也遠離了口外的霜風，而沈在酣睡裏的，是偎着他的那個枯瘦的，齷齪褻褻的孤老太婆。

二

「我是瓦窰堡人。」村上的人偶爾一得了空閒便這末有趣的向孩子重述着他的不確實的答話。尤其是幾個年輕的婦女，拈着一塊鞋片走到他面前，摸着 he 凍得有裂口的小手：「你到底是那搭人，你說的話我害不下（註）嘛！瓦窰堡的？你娃娃哄人咧」孩子跟在人後邊到處去砍草，大捆的壓着，連人也在裏邊了似的走回來。四野全無人影，蒙着塵土的沙路上，也尋不到多的雜亂的馬蹄和人腳的跡印，依着日出日落，他辨得出方向，熱情的望着東南方，那裏有着他的朋友，他的親愛的人，那個

他生長在裏邊的四方飄行着的他的家。他們，大的隊伍到底走得離他多少遠了呢？他懊惱着自己，想着那最後的一些時日，他們幾個馬伕，幾個特務員跟着首長在一個山凹子裏躲飛機，他藏在一個小洞裏，傾聽着不斷的炸彈的「轟」的爆炸，他回憶到許多次他的危險。後來，安靜了，他從洞中爬了出來，然而只剩他一人了，他大聲的叫過，他向着他以爲對的路上狂奔，却始終沒遇到一個人，孤獨的竄走了一個下午，夜晚冷得睡不着。第二天，又走到黃昏，才着了老太婆。他的運氣是好的，這村子上人都歡喜他，優待他，大概都在猜他是掉了隊的紅軍，却並沒有什麼可担心的事。但運氣又太壞了，爲什麼他們走了，他會不知道呢，他要回去，他在那裏過慣了，只有那一種生活才能養活他，他苦苦的想着他們會回來，或是他能找到幾個另外掉隊的人。晚上他又去汲水，也沒有一點消息。廣漠的原野上，他凝視着，似乎有聲音傳來，是熟悉的那點名的號聲吧。

隔壁窸窣那個後生，有着兩個活潑的黑眼和一張大嘴的，幾次拍着他的肩膀，

要他唱一個歌，他起始就覺得有一種想親熱他的慾望，後來才看出他長得很像他們的軍長，他只看到軍長，有一次是在行軍的路上，軍長休息在那裏，他牽馬走過去吃水，軍長笑着問過他：「你這個小馬伕是什麼地方人，怎麼來當紅軍的？」他記得他的答覆是：「你怎麼來當紅軍的，我也就是那樣。」軍長却更笑了：「我問你，爲什麼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他又聽到軍長低聲的對他邊旁坐的人說：「要好好教育，這些『小鬼』都不錯呢。」那時他幾乎跳了起來，望着軍長的誠懇的臉，只想撲過去，從那時他就非常的愛着他。現在這後生却長得跟軍長一個樣，更使他想着那些走遠了去的人羣。

有人送了包穀做的饅頭來，還有人送來了一碗酸菜。一雙羊毛襪子也穿在腳上了。一頂破氈帽也蓋在頭上，他的有着紅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懷裏，不敢拿出來。大家都高興的來盤問着，都顯着一個願望，願望他能說出一點真實的話，那些關於紅軍的情形。

「紅軍是好嗎？今年春上我哥哥到過蘇區的，說那裏的日子過得好，紅軍都幫忙老百姓耕田嗎？」

「你這末一個娃娃，也當紅軍，你家裏娘老子知道嗎？」

「同志！是不是，大家都管着這末叫的，同志！你放心，儘管說吧，我們都是一家人！」

天真的，熱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臉，像這樣的從老百姓那裏送來的言語和顏色，他是常常受到的，不過沒有想到的是孤獨留在這村上也有同樣的情形。他暫時忘去了憂愁，他一連串的解釋着紅軍是一個什麼軍隊，那些他從小組會上，或是演講裏面學得的一些話。熟練的背着許多術語。

「紅軍是革命的軍隊，是爲着大多數工人農民謀利益的……我們紅軍當前的任務，就是爲中華民族解放而奮鬥，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因爲日本快要滅亡中國了，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都要加入紅軍去打日本……」

他看見那些圍着他的臉，都興奮的望着他，露出無限的羨慕，他就更高興，老太婆也扁着嘴嘴突說道：

「我一看就看得出這娃娃不同我們這裏的人，他那張嘴多靈呀！」

他接着就述說着一些打仗的經驗，他並不誇張，而事實却被他描寫得使人難信，他只好又補充着：

「那因為我們有教育，白軍的士兵是爲了兩塊錢一月的餉，而我們是爲了階級的國家的利益，紅軍沒有一個怕死的，白軍誰肯爲了兩塊錢不要命呢！」

他又唱了許多歌給他們聽，小孩子們都跟着學習，婦女們都抹着額前的留海，露着白的牙齒笑。他到了晚上，人都走空了時，他却沉默着了。他又想起了隊伍，想起了他喂過的馬，而且有了一絲恐怖，萬一這裏的人，有誰走了水，他將怎樣呢。老太婆似乎窺出了他的心事，便把他按在炕上被子裏，狡猾的笑道：「如果有什麼壞人來了，你不好裝病就這末躺着麼？放一百二十個心，這裏全是好人！」

看得出他志忑心的人，也這末安慰着他：着「紅軍會又來的，那時你就可以回去，我們大家跟着你去，好不好呢？」

「我是瓦窖堡人！」這句話總還是時時流露在一些的嘲笑中，他也就只好回復着一個不好意思的笑。

跟着狂亂的狗吠聲中，院子裏響起了龐雜的聲音，馬夾在裏面嘶叫，人的步聲和喊聲一齊湧了進來，分不清有多少人馬，登時沸騰了死似的這孤另的小村。

「蹬下去，不要響，讓我先去看看」。老婆子按着身旁的孩子站起身往窖門走去。

燒着火的孩子，心在劇烈的跳：「難道真的自己人來了嗎？」他坐在地下，將頭靠着壁，那落在臉上的火光便拖到放有柴片的地上，一閃一閃。

「碰！」窖門却在槍托的猛推之中打開了，淡淡的一點天光照出一羣雜亂的人影。

「媽啦巴子……」衝進來的人把老太婆撞到在上：「什麼狗人的攔着路……」他一邊罵，一邊走到灶邊來了：「哼，鍋裏預備着咱老子們晚餐吧。」

孩子從暗處悄悄看了他一下，他認得那帽子的樣子，那帽徽是不同着他的，他更緊縮了他的心，恨不得這牆壁會陷進去，或是他生了翅膀，飛開了去，不管是什麼地方都好，只要離開了這新來的人羣。

跟着又進來了幾個，隔壁窰裏邊有孩子們哭到院子裡去了。

抖着的老太婆掙着爬了起來，搖擺着頭，走到灶前孩子身旁，痠彎的摸索着。無光的老眼，巡迴着那些蔭生的人面，一句話也不敢響。

糧食簍子翻倒了，有人捉了兩隻雞進來，院子裏仍奔跑着一些脚步。是婦女的聲音吧：「不得好死的……」

「鬼老婆子，燒火呀！」

這裏的人，又跑到隔壁，那邊的又跑了來，刺刀弄的吱吱響，鎗托子時時碰着

門或板是別的東西，風時時從開着的門口吹進來，帶着恐怖的氣息，空氣裏充滿了驚慌，重重的壓住這村莊，月兒完全躲在雲後邊去了。

一陣騷亂之後，喂飽了的人和馬都比較安靜了，四處狼藉着吃不完的草料和碗筷，好些人已經躺在炕上，吸着搜索來的鴉片，有的圍坐在屋子當中，那裏燒了一堆木柴，喝着茶，唱着淫靡的小調。

「媽啦巴子，明天該會不開差吧，這幾天走死了，越追越遠，那些紅鬼的腿究竟是什麼樣的？」

「還是慢慢走的好，提防的就是怕他打後邊來，這種虧是我吃過的。」

「明天一定會駐下來，後續部隊還離三十多里地，我們這裏才一連人。唉，咱老子這半年真被這起赤匪治透了。就是這末跑來跑去，他又不打，這種鬼地方人又少，糧又缺乏，冷來冷得來，真是他媽！」

「隔壁那小娘，依我着，做他一下也好，等到了晚上，我不相信……」

有眼光掃到了老太婆的臉上，他這時還縮瑟的坐在地下，掩護着他身後孩子「吓！」一的口痰吐到了他的身上：「太老了，鳥用也沒有！」

「這老死鬼幹嗎老換在那兒，張大勝，走去搜他，看那裏，准藏有娘兒們。」
老婆子一動，却更露出了躲在那裏的孩子。

「是的，有人。沒錯，一個大姑娘。」

有三個人撲過來了。

「老爺！饒了我吧，我就只這一個孫子，他害着病咧！」他被拖到一邊，頭髮散披在臉上。

孩子被抓到了火跟前。那個張大勝打了他一耳光，為什麼他却是個小子呢！

「管他媽啦巴子，只要你有地方，我今晚總得來一箇！」另外一雙火似的眼睛逼攏了來，揪着他，在開始撕他的衣。

老太婆駭得叫起來了「天呀！天殺的呀！」

「娘賣尿！」老子有手槍先統了你這畜牲！」孩子因爲忿怒倒一點，也懂不……

了鎮靜的瞪着兩顆眼睛，那裏燃燒着凶的火焰，伸了一腳出去，不意竟將那傢伙打倒了。抽腿便朝外跑，却一下又被一隻大掌擒住了！

「什麼地方來的這野種！」一拳又落在他身上：「招來，你姓什麼，幹什麼的！」孩子不響，用力的睜着兩個眼睛，咬着牙齒。

「天老爺呀！他們要殺我的孫子呀，可憐我就這一個孫子，我要靠他送終的！……」爬了起來的老太婆又被摔倒地上了。他就號哭起來。

這時門突然開了，門口直立一個人，屋子裏頓時全立了起來，張大勝在敬禮之後說着。

「報告連長，有一個混賬小奸細。」

連長走了進來，審視着孩字，默然的坐到矮凳上。

消息立即傳播開了：「啊呀！在審問奸細呀！」窗外邊密密層層擠着許多人。

「我的孫子嘛！可憐我就這一個種，不信問問看，誰都知道的……」

幾個老百姓戰戰兢兢的在被盤問壯着胆子答應：「是他的孫子！……」

「一定要搜他。連長！是誰看到連長有釋放那孩子的意思了。而門外也有別的士兵在反對着：「一個小孩子，什麼好細！」

連長又凝視了半天那直射過來的眼睛，便下了一道命令：「搜他！」

一把小洋刀，兩張紙票子從口袋裏翻了出來，褲帶上扎了一頂黑帽子，這些東西與舊了屋子裏所有的人，幾十隻眼睛全放在連長的手上，連長在翻弄着這些物品。紙票上印得有兩個人頭，一個是列甯，另一個是馬克思，反面有一排字：「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家銀行」。帽子上閃耀着一顆光輝的紅色五星。孩子看見了這徽熾，心裏更加光亮了，熱烈的投過去崇高的感情，靜靜的他等待着解決。

「媽啦巴子，壞雞巴蛋，這末小也做土匪！」站在連長身旁的人這末說了。

「招來吧！連長問着他。」

「沒有什麼好招的，任你們殺了吧！不過紅軍不是土匪，我們從來沒有騷擾過老百姓，四處受人歡迎我們，還不打中國兵，只反抗日本。有一天你們終會明白過來的！」

「這小土匪真頑強，紅軍就都是這末凶悍的！」

但他的頑強雖然激怒了一些人心，同時也得了許多尊敬，這是從那默着的空氣裏感染得到的。

連長仍是冷冷看着他，又冷冷的問道：

「你怕死不怕？」

這問似乎羞辱了他，不耐煩的昂了一下頭，急促的答道：「怕死不當紅軍！」圍着來看的人一層一層的在增加，多少人在捏着一把汗，多少心擔憂着，多少眼睛變成怯弱的，露着乞憐的光去望着連長。連長却深藏自己的情感，只淡淡的說道：

「那末，給你一顆槍彈吧！」

老太婆又號哭起來了。多半的眼皮沉重的垂下了。有的便走開去。但沒有人，就是在以前凶着的也沒有請示是不是立刻執行。

「不，」孩子却鎮靜的說了。「連長！還是留着一顆槍彈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殺掉我！」

忍不住了的連長，在許多人之中也跟着跑來用力擁抱這孩子，他大聲喊道：

「還有人要殺他的麼？大家的良心在那裏？日本人佔了我們的家鄉，殺了我們的父母妻子，我們不去報仇，却老在這裏殺中國人，看這個小紅軍，我們配拿什麼來比他！他是紅軍，是我們叫着赤匪的，誰還要殺他麼？先殺了我吧……」聲音慢慢的由嘶硬而梗住了。

人都湧到了一塊來，孩子覺得有熱的水似的東西滴落在他手上，在他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在霧似的裏面，隔着一層毛玻璃，那紅色的五星浮漾着，漸

漸的高去，而他也被舉起來了！

註：懂不懂意思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四日

東村事件

一

青色的，送着一陣陣松枝的香味的烟，跑在火舌的上邊，舐着髒有黑球的灶口的唇緣，飛速的往上飛去。一撮一撮的粗糠，從灶門口的桂姐的手，向着灶裏拋。她正坐在一堆茅草和粗糠之中，他的顏色也正同茅草相彷彿，只有映在火光中的兩顆眼珠子，却更顯明的亮晶晶，黑白分明。隔着烟，和從鍋中升騰起來的霧汽中，模糊的站着陳大媽在對面，他正攪和着鍋中東西。

「你也要看看時間，多塞幾把草，雞都要上籠了，還不着急，等下又要摸着洗碗，真要命……」近來陳大媽越變的不能忍耐了。時時總是顯的很焦急。

枯乾了的松針，便接連塞進灶孔裏去了。響着吱吱的爆裂聲，火光飄到了陳大

媽的臉上，一付沒有什麼表情，呆呆的，又有點冷酷的面孔。然而另外一個面孔却在桂姐的眼中出現了；他想到那個爬柴的老么。他忍不住叫道：

「媽呀！我明天早上硬要煮一點不放蠶豆的稀飯給老么吃，他又不能動，三嬸說蠶豆不消化，昨天我按他肚子，硬頂，硬頂。」

但她並沒有聽到回答，她便更沉入她的想像，那個睡在間壁房間裏的老么，她的八歲的弟弟，新近爲狗咬傷了的影子，深深的使他担心他那受傷的腳；要是爛開了。……

打破了沉默的空氣，突然的，幾乎駭着了她的，陳大媽仰着頸子使氣的大聲喊着：「飯好了，要吃的就來，請！請！請！……」跟着盛氣的後邊又是一串好像自語似的咕嚕：「禽獸也知道時候，只有這屋子裏的人，死鬼一個個地……」

咬着一根竹頭烟袋，陳大爹從門邊靜悄悄的出現了。無言的挨着一張靠墊的方桌坐下。眼睛注視着鍋裏，舐着烟袋的嘴。

「死人一樣，你不懂得去拿碗快麼，你該知道你爹現在是老太爺，得好好伏侍，明年他還要封官，哼，再看他那副派頭，怕要人喂飯呢……」鏟子在鍋裏急速的攪動，燙人的一些半流質的東西隨着鏟子四方飛濺。陳大媽並沒有把眼光望到什麼人。

「娘賣炭，你這瘋母狗！」但這句話却從陳大爹口中又縮回去了。只凝望着他老婆的背影，一頭蓬亂的髮，抽出烟袋來，用力的朝那方向大大的吐了一口痰。

「找你二哥去！那東西也不是種，這幾天怕又中了邪氣，只要在家，就是橫眉怒目，媽的個炭，索性沒有這些冤孽，倒也清靜。」

習慣了成天受申受叱的桂姐，只若無其事的將一些碗盞放在爹身邊，而且用柔和的眼光在那枯瘦的，生有稀稀幾根黃鬚的臉上有意的瞧着。讓爹爹也回報他一個同情的顏色。

二哥却始終找不回來。陳大媽一邊罵着一邊心裏又難過，賭氣把剩下的半碗蠶

豆反放下了。站到門邊去，望着漸漸沉入眼色裏的遠山，割了稻的田原裏，只流蕩着空虛的晚風，近處的虫兒，還鼓着翼翅在瘦了的草叢間作最後的鳴叫。

銜着說不清的怨恨，陳大媽又從門邊消失，只聽到三嬸在坪裏弄得竹篙撻撻的響，他那特有的尖銳，機關槍似的話語又在外邊爆着：

「農民協會，他一定到農民協會去了，昨天王金來了，在柳樹下站了半天，還有李祥生，二哥，幾個人嘖哩咕嚕，看見我就不說話了，我爲什麼不可以聽，我就讓開，我怎麼不知道，近來謠言多得很，城裏不穩，只怕農民會……總有一天要出亂子……其實二哥老實，他幹得了個什麼，放心，他一定會回來的。」

謠言，謠言太多了，陳大爹也想起一些謠言，於是他站起身到房裏去找厚夾衣，他也想去會上問一問。

當桂姐也想跟着出去的時候，却輕輕被一隻手把她抓住了。她轉過身來，意外的高興，擁着這悄悄走來的弟弟。他們便坐在門坎上，望着幾顆從天上一閃一閃的

星星。

「桂姐，我要看看天，要一點風」老么把頭緊偎着他姐姐，「那間黑房子我真怕，時時都有灶馬爬來爬去，可是我走來真不容易，好像全身的血都壓在那個洞口，我不能管，我實在想外邊，像前一晌日子，這個時候不是我該出發到柴山上去的時候麼？夜晚的林子裏，唉，那些長的松針總是纏纏繚繚的動，田老鼠，穿山甲跳來跳去我都聽見，呵，那些菌子真是香的要命！桂姐，你看，今晚上還有月亮要上來的。什麼時候這個洞才會生口呢？就是趙家那條黑兒，本來是鎖着了，哼，他們把牠又放出來，終有一天我要報仇的，我要悄悄的把他打死——不，還是毒死。」於是他望着外邊的黑處，那黑處有兩個威脅來的狗眼，和一張大的嘴，只看見許多參差的銳利的牙排列在一片紅色之中。而那小小的心也就在那黑暗處凝固了，頑強的生長着報復。

「這只怪趙老爺，黑兒咬人不只一次了，這種狗早就該打死的。聽說他家裏有

治傷藥，媽今天去過，沒有看見七七，明天媽還會去，弄點藥來就好了。」

涼的夜幕靜靜的展開，露水來了，月亮還在山背後，山上的密聚的松林在那亮的天空上搖動，遠處的田野上，水似的灘着無涯的淡白。老么注視着那方，那將有一輪明月升上來的山頭，而他陡的想起了一件事：

「什麼農民協會，呵，二哥要不在那邊山上，你砍我的頭。這個事只有我知道，不過，我怕，我決不說出來，要是有人知道了，二哥也許會被人打死的……」

二

在山的那邊，月光從濃密的樹叢的罅隙處漏下一片片的銀光灑在軟軟的泥地上，灑在矮矮的亂生着的草地上，還有一些石塊上，這些石塊都很大，因為年代久了，上面滿印着圖案似的松針形的花朵，也有一些黯淡了去的鳥糞的遺跡。在有一塊石塊上，那傍着樹根的地方，孤獨的坐着一個人，這就是被老么猜中了的他的二哥

。陳得祿在傍晚的時分，就逃避着一切人的耳目，悄悄的藏在這個山上了。這是當白天他知道了媽要去趙老爺家裏就決定了要來一趟的。來做什麼呢，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總之這地方使他走不開，他願意安安靜靜的一人躑躅在這裏，好像過去有過的日子一樣，等着一個人。並且他願意看那穩穩的睡在腳下的一大片房子。這被蒼翠的羣山環抱着的一所粉牆大瓦房。牠總是顯得甜美舒適，而睡在牠前面的那片廣大的打穀場，在一排垂柳之側，鏡子一樣的，只像一泓湖水。偶爾也看見有一星火星漁火似的閃耀一下，倏忽又消滅了。然而他的心總要跟着這火星顫動，他遐想着，這個屋子中實實在在藏的有一個他不能忘去的人呵！

他坐在那裏，樹葉子在他周圍，在他頭頂上輕聲的起着一陣陣的噓噓噓的噓聲，他彷彿她從林子裏跳了出來，倚在松樹幹上，有一縷月光落在她臉上，照得出在發亮的眼睛裏滔滔的湧出許多淚水來。她不許他走攆去，罵他，罵他的媽，爹，怨天，怨菩薩，但是後來，她終於又讓他抱了，喊喊他的名字，而且把兩隻臂膀伸上

來攔住他，於是他的思想却跳到另外的一個人，一個有鬍子的佔有過她的人身上，就是那個趙老爺；於是他從地上彈了起來，踢她，在她肉體上極力的揮着拳腳。她的衣服也破了，頭髮散在頭頸上，哭着跑下山去，然而當他把她追着時，交給她下一次會晤的日子，她又不敢違反他們的命令。

但終於違反了，還是四月裏見過面，聽說那次她回去後挨了好一頓鞭子。媽去見過她，說她只會哭，呢罵他，說她總有一天要上吊，否則就跳水。他聽見了心上好難過，常常要向這裏跑，總希望再有一次她從林子裏跳出來，罵他也好，咬他也好，就讓她咬吧，這樣他心上還好過一點。可是，她再也不出來了，連想聽見她一點聲音也不可能。他一想到那圓的硬的胴體，就感覺得連肉也有痛楚，於是他漸漸的恨起來了。

是七月半的時候，他那天走到趙老爺家裏去，要接七七回家跟祖宗磕頭。趙老爺只揚起臉冷冷的說道：

「可以，我並不希罕，她雖說強壯得像條牛，却不能做出一條牛的事，只要你把錢還我，就領了去吧。」

他想到趙太爺有時會把她不如一條牛樣蹂躪着，就恨不得幾鋤頭將他做死。現在他來這山上，常常是仇恨超過了希望，什麼時候他才能吐一口胸中的悶氣呢？他想過一些犯罪的事，有一天，他看着那壞東西出血，血濺到他身上，死在他脚下，像狗一樣，於是他跑遠去，官廳提不到他，他在另一塊地方活下去。他又想過只要悄悄毒死他好了。不讓人知道，那末他還是可以留在家鄉，而七七總有一天會回來的。但他決不定什麼時候動手，他又怕告訴人，猶其是近來，在一個收成好的豐年中仍然沒有足夠的糧食使他只想做一點非常的事。他雖說怨恨一齊集中到趙老爺身上，但他却實在並沒有把那些事想妥。所以在這個晚上，想得到的他並沒有走下山坳子裡去，就是那棟大房子裏去，翻着山又回到自己家裏來了。這時月亮也翻過了山頭照明了一些凸處的地方。明暗很分明。

三

在去年秋天，差不多就正是這個季節，陳得祿，顯得年輕得多，剃過了頭，那低矮的額頭就好像寬濶些，長長的微微向上豎着的眉毛和眼睛在厚重裏有了不少的漂亮的成份。不過却正是那時開始在緊蹙着眉毛了。有時帶着一點呆滯，有時又變得很煩燥，常常在向城裏去的那條沿電線的大路上。他走過梧坪，梧坪的老少都跑出來關心的詢問，他又走過丰臨口，全丰臨口的人都拿顏色給了他同情的迎送。那些不在大路邊的村莊上，遠遠的當辨認出是陳家老二時，也就互相低語着，談論他新近所遭遇的事。就是有許多不清楚他的地方，也因爲三番五次看見他過去過來，人在時間中，又只給了別人憔悴老去的印象，一個差不遠的境遇便也就被猜想出了一個種田人的倒楣了，不會被一個種田人擬想得太遠。

他的父親，陳大爺，正被押在洛城的牢裏，爲了幾年的積欠，幾乎有了一百担

，那個主趙老爺却告了他的刁頑將他送到牢裏來了，自然也還關得有其他許多同樣的囚犯。他被關後沒有十天，便鬱出一場病，這使得在城裏做裁縫工人的陳得福連妻子都餓了飯。得祿的家裏，那住在趙家莊上的一家，連七七也在內，同時也陷入了危境。七七是一個童養媳，有十五歲了，只等稍稍有幾個錢時就要開臉同得祿同房。但瞞着人兩個似乎早已在一些竹林子裏，稻草堆裏面，有了些情愫。他們曾經到趙老爺家去磕過頭，也沒有用。城裏衙門的人告訴他說只要原告鬆口，撤回狀子，就沒有事了。但趙老爺比泥做的菩薩還難求。這事一天天使家裏人走入了悲觀。

是一天的傍晚了，得祿又垂頭喪氣的從城裏回家，剛剛走到轉灣的地方，從這裏竄進去，經過一片柑子樹林子，便可以到他莊子上了，忽然從林子裏發出一個聲音：

「得祿，你老子的病，怎麼樣了？」

一看，原來是那個趙老爺家常常走動的李八爺，得祿親得有一股東西從心中升

起，皮膚底下慢慢發熱。却又不願先開罪，只好答應他。自然聲音總有點彆扭。

「年輕伙子，」李八爺穿一件黑夾袍走攏來，拍拍他肩頭：「天無絕人之路，但總得設法呀！據我看，趙老爺也不是不體貼你們，實在佃戶太多，好人難做；你也要替他想想，他什麼人，什麼地位，最容易好轉過臉來麼？我以為是有法子想的，你要肯聽我的話，我們就讓這案子消下去，把你老子弄出來，也免得日後死在牢裏了，你得背一個不孝之名。」在瞋着的小眼裏，射出一絲綠色的光，他笑着望得祿，等着他來上鉤。

「真的嗎？趙老爺能寬放我們麼？只是……」得祿的臉色馬上給了他一個滿意。「爲什麼不呢，要是你們能給他一個押頭，我包了你老子會放出來。不過……」他又說不下去了，像一個老獵人似的靜靜的望着他的陷阱。

押頭，他們能拿什麼東西去做押頭呢？二十幾畝田，一片地，就連茅草屋子裏的地，不全是趙老爺的麼？他們除了幾口人，就沒有財產了。

李八爺始終沒有供獻他什麼計謀，只答應他可以幫忙。

這消息跟着他走回家去後，茅屋中似乎又有了一線光明。都並不加以幾分的思索，跟着李八爺的輪廓在家裏人腦中不覺的大大的修改了一下，所以一到第二個天明的時候，得祿便在陳大媽，三嬸的催促之下，去訪李八爺了。

家裏的人便在秋陽底下等着回報，而且談論着。

「哼，那只狗，我不敢說，讓你們去信他吧。」三叔這時正從瘡疾裏逃來回，無事就躺在門外草堆上曬太陽。

三嬸也坐在矮櫈上，三歲的小珍站在她身邊吃奶，奶實在不多了，小珍沒有別的零食吃，總捨不得吸幾口，一點點也好。「大媽，你真睬他，現在第一要緊，是把大爹弄回來，李八爺那東西本來不是好蛋，不過他可以說幾句話是真的，誰不知道他就是趙老爺一只得力膀子。人不能太拘板，見事說事，要是，——啊嚨，死丫頭，你咬我，我不打死你。」她推開小珍，一邊扣衣服，一邊還繼續她的快得炒

豆子似的話語。

看得見芋田裏七七和桂姐埋頭在那些剪子形的大葉中。掘出來的都是些嫩芋子，好吃，但太可惜了。

老么放牛去了。他喜歡跑到很遠的地方去，只有他不懂得憂愁，他愛那條牛愛到極點；有一次他們倆順着草走到北邊的烏鴉山腳，不知道怎麼一來，忽然從山上躍出三條狼來，廝了牛同牠們鬥，他伏在牠身上大聲喊，後來才有兩個砍柴的來救了他們，從那次以後他們的感情就更好了。這牛已經很老了，田裏的事已不能多做了，但全家都因為他救過老么的命，誰都不忍殺牠，或是賣了牠，其實也找不到人肯拿錢換了這條牛去。

可是當得祿回來的時候，從他的臉上只添了一層懊惱。也不願說話，兇橫的坐在他媽的身邊，拿眼睛望着東邊，山那方有一個他恨着的人了。

「呆子，你說呀，事情總可以說的，好商量呀……」大家催逼着他。他望了望

芋田有兩個蒙着印花頭巾的頭在那裏蠕動，氣忿又填塞住他的喉管。他嚥了一口氣才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

「那老鬼看上了七七。我可不幹。」

李八爺只說可以把七七作押頭，送去做一陣子工，將來還不是可以回來的，他不知這年輕人把那黃毛女看得那末了不起，倒表示後悔不該替他想法子，他看到這生意有一點困難時，便停止了。

然而這事實終於成了功。

七七知道了陳大媽，三嬸，甚至全家都預備送她到趙老爺家去做女工，她就哭起來了。

「你儘管想想，現在爹，唉，明年收成好，我們一定把你贖回來，下年我們要積錢了，老么也出去，替人家做活去，桂姐也要多做點雜活，搓燭心……你三歲到我家裏，那一點我不當你親生女兒，就是得祿，明年要是能接你回來，你也十六歲

了，我就替你們圓房。現在你就救救爹，好在一翻過山就到，繞前邊走也不遠，還不是可以見面的。」陳大媽也陪着七七流了許多眼淚。

到晚上等到大家都睡靜了，七七却悄悄走到壩子裏去，他望着那座將要隔斷她與家的山，她怕，她不願去，趙老爺她看見過的，聽到過許多關於他的流傳，要是一——一種只有少女才有的防禦的心，便感到很大的恐懼，於是她恨着這家裏人，她又哭起來了。

有時，在無人看見的時候，得祿想跑來安慰她，她只對他瞪眼，吐口水，咀罵：「短命的——該殺的——沒有良心的……」

在決定的那天，七七跟在大嬸後邊，從家屋裏出來走上了那座小山，一邊走，一邊哭，大罵着得祿是孱頭，是天底下——一個最無用的人，全家都勸着，得祿也被罵得生氣，賭氣先跑了，七七又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對大媽說：

「那雙襪子補好了，在我的枕頭底下。」

大媽明白她的意思，安慰她道：「我會告訴他的。事情教他也無法，明天還要進城去接他爹。……」

時間慢慢的過去，爹回來了，病好了。可時七七不准回來，得祿去看過幾次，有時無法見到。他們只好約到在山上碰頭，次數也少得很。而且，那為得祿所猜中的事，也就是常常在七七心中起着恐懼的事終於發生了。這是不能責備七七的，七七只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女，她沒有抵抗的力量，當她被關在一個籠子裏的時候。而得祿除了在山上為這事打七七以外也沒有別的辦法。然而在心中，怨恨却一天一天積高，全趙家莊，梧坪，豐臨口，幾乎東村的大半人都知道得祿在這一年中不知老去了多少，深的紋絡在年輕人的臉上，寫了這事的歷史和這歷史所造成的新的性格，一付長年在忍受之中養成得很憂鬱的性格。然而這事將有怎樣結果呢？

四

紅着臉，鬢邊的短髮全濡溼了，三孀拐着一對茄子腳，從外邊跑回來，喘着氣：

「攪拐了，大路上全是人，朝趙家莊上去了呵，出了事呵！小珍子！娘在這裏！來！去呀，大家一齊去看看吧。」她攏着頭髮，抹着汗，又將汗手抹在衣服上。

陳大爹用眼睛望了他兒子一眼，得祿却低下了頭，手理着腳上的草鞋。

「是不是打架，打死了人？媽，我要去。」

「藥裏的甘草，少得你，莫問我，我不管。」陳大媽把一件舊棉衣朝懷裏一夾，冲着就站了起來。望也不望桂姐一眼，又接下去罵：「哼！那種人家，要是有好下梢，天就沒良心了！他媽的辰，我操他十八代祖宗！七七不是我養大的媳婦？我去了，不准她見我，我恨不得咬他肉。那些不得好死的雜種們！還是去吧，死丫頭，看看去，事情該不會出在七七身上吧？去呀！去呀！」她走在頭裏，靠着門又站住了。嘴裏還咕囁着：「砍頭的東西們……」

「大媽！大爹，三爹在家麼？二哥動身了沒有？你們還不知道麼？」八房裏的得賢姪兒，打飛腿似的一路跑來嚷着。用了拳術家的姿式，脚一併就站在門口了。沉住氣，兩顆眸子只朝屋子裏面搜索：

「李祥林要我通知你，王金已經去了。」他看見得祿一聲不響的坐在那裏，蠻牛似的兩顆眼珠裏，透出一種漠然的光。

陳大爹又去望兒子，兒子在咬嘴唇。

「什麼鬼路子？你們攪的什麼鬼？」

「呵，大爹，你們還不知道麼？今天開會，快去吧！不開個會還成麼！去年餓死一些人，春上還有人出去討米，現在閻王又要拉夫了。年成壞，沒有吃的，年成好，也沒有吃的，田上的收成不是全挑到別人家去了麼？農民協會也不知是幹什麼的！現在那些鬼東西都要回來辦團防了。抽了抽款，團防辦好了，無非打我們！真他媽的！二哥，走！大家都來吧！哪個村子上沒有去，真是比正月玩龍燈還熱鬧。」

陳得祿抖了一抖站起身，逃避着父親的眼光走出去，嘴角上咬着一個不可思議的微笑。吹着口哨，分不出調子來的，走了好遠還吹着。他覺得背上有一點痛，那裏一定停留有幾對眼光。

「去吧！阿珍爹，我們走了。」三嬸抱起阿珍，跟在後邊連拐直拐。桂姐拔步也跑了。

「媽呀！我不要一人在家，我也要去。」老么在裏房叫着。

目送着兒子，兒子走得很急促，繞着山嘴，往大路上走去。那條路上，線似的，不斷的，接連的一些鄉下人在那裏朝一個方向奔去了。而且傳來許多聽不清的嘈雜聲。陳大爹心裏盤旋着，一幕一幕的兒子改變了的神情使他不安起來了：「他媽的，一定有鬼！」於是他也站起，朝人多的地方去。

「老頭子要跟着跑鬼呀！」大媽很想留住她丈夫，但看到他不做聲，便又賭氣走回裏邊去了。

秋天的陽光下，繫着花布頭巾的婦女們，擠在一羣羣的穿粗藍布褂的男子們中，在窄路上，成行的在割了稻的稻田中，又散兵綫似的，無次序的往前衝。一些好奇心，一些用大聲音說話，掩飾着不安的心情的，一些昂奮的，抑制不住的激烈的情緒，都混在一個洪流裏，被狂風捲到一個地方去。

這一股風從四方八面吹來，密集在趙家大坪上了。人在人縫裏鑽着，肘子碰着肘子，腳踩着腳，探求着的眼光，掠過這個面孔，又掠過那個面孔。互相問詢，而又等着，等着那要來到的一個巨大的咆哮。

「什麼時候了呀！還不開會！」

「急什麼，反正今天要開成。」

「要是我們的決議，城裏不接受，那又怎麼搞呢！」

「哼，不接受，我們才不怕。」

遠一點的地方，那些大石凳上，蹲得有，坐得有，大家談起家常來了。

「豬漲了價呢，前幾天我們那花豬趕到城裏，換了二十六吊錢，要是能夠等個把月，那就好多了，說不定可以換三十幾吊呢。」

「我表姐前天生了一個丫頭，唉呀！真怕人呀！她一個人在房裏，她就睡在床上，看那丫頭在腳盆裏划手划腳哭，後來聲音也沒有了，不湊巧她小叔子撞了進來，一喊，沒有法，我表姐只好丟了一床被子去，家裏人也來了，洗了洗，弄些亂棉花包了起來，偏偏，那小東西又活了過來。表姐哭，她們也沒有罵她，誰不曉得她的用心呢，總之，沒有法。」

小孩子也夾在這裏聽故事，圍了好些人，尤其是婦女，題外生枝，各個人都覺得有許多話衝到嘴邊，壓不下去。咕咕呱呱的。

那些比較大一點的，就這裏鑽到那裏，高聲說：

「反對一切苛捐雜稅！收成歸自己！」或是唱着歌，那從農民協會散出來的。人還在陸續聚來，而農民自衛軍的隊伍也來了。

「看，看小牛！你是什麼，排長，破褲子的排長，雞巴都掉出來了！」

許多人就跟在說話的後邊笑起來了。小牛臉紅紅的，去摸褲檔，還好，並沒有什麼，於是也回罵道：「啣你的娘。」

但看的人還是不曉他，指着掛在他肩上的那條鏽了的土槍：「這是什麼！這有一個卵用，還不如把膀下的背上來還好些。」

等到小牛要生氣了，他們便哄着走開了。而那邊又圍着一羣人：「李祥生來了，看，小龍也在那裏，他媽的，小龍也會演說呢，哈，漂亮！」

肩膀上纏了一條紅布的糾察隊，也出現了，在維持次序。自衛軍的梭標，都成行的伸出人頭，一些紅纓絡，在陽光下，更顯得火也似的，在人海中燃燒着。

有人在宣布開會了，大家都擠了攏去。

大的拳頭往上舉，跳到檯上去的是一個不認識的人，後來有人認出來是豐臨口的毛機匠。但大家心裏有一個不安的大疑問：

「王金呢？王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王金這時正在趙老爺的西院小廳子裏，這裏擺了一些字畫古玩，很清幽，趙老爺總要在這裏消磨大半時日，沒有人客的時候，便獨自躺在炕上過過癮。如有客來便談談天。閒雜的人是不大能走到這裏來的。這天王金因為要同他商量點要緊的事，所以便被請到這裏來了。他到這裏來是第四次，爲了農民協會的事，從前也來過。

「請你替我想，你們也該替我想，」趙老爺舞着手裏的一根旱烟管，吐沫不住的往外噴，來回的在屋子中走來走去，「這大半年來，那樣事情我沒有聽從你？錢仲實，田比我多；李元泰，城裏還開了幾個舖子，張海生兄弟都當得有差，可是他們跑到省裏去了，鄉裏的事就是我承當。新穀呢，他們拿船裝走了。我有多少？我家裏這末多人！現在呢，……」緋紅着臉，連氣也接不上來了。他恨王金這一批人，自從有了農民協會，他不知加了多少麻煩，他更恨錢仲實這一夥，他們從來

不替他設想，有事就聳他來遭殃，不過他還不願在王金面前罵那些人。他只覺得王金這人利害，他怕他，却還不能不同他表示好感。

王金坐在側邊椅子上，手上也拿了一根香烟，他的外表有屬於農民的樸實，和軍事家的沉着，他有一種溫文儒雅，却又混和在一種精明強悍之中。他使人愛他，却也使人怕他：相信他，尊重他，依靠他，但並不能真的了解他，了解他偉大的能力。他用着深切的眼光跟着暴躁的趙老爺用力的吸着香烟，香烟頭上積了很長的灰，自己落到衣襟上了。

「你來東村也不少日子了，情形你也該明白些，那一天晚上我菜園裏不被偷，那個山上我的樹不被他們砍走？這些傢伙，哼！狡猾透頂了，你要問他，罵他，他就裝出那一付蠢樣子。你們說我地主，我通通不過三百來担種，我却要養一百來家人。連賬也還不了。要是有人要，我就把田賣掉，還了賬，做一個窮老百姓，好，讓我也加入農民協會去吧。」他做出一付可憐的樣子，又去咬着那值錢的旱烟嘴子

了，那個比海水還綠的，透明的翡翠。

這些謊話並不能使王金忘記他的惡行，他有做官的朋友，他也開得有鋪子，而且是當舖，他的田的確有四百多担種，這要佔地三千多畝。他有爪牙，東村的村長，鄉長，保正，有大半是他的人，他辦過團防，他打那些佃戶，打他家裏的工人，他的小老婆是強買來的，他的妻子爲他氣得生病在床上，他從不看她。女用人都是他的下賤，那些從佃旁中挑來的餓飯的却是標緻的女人。他不能忘記他，在大門外邊現在就有幾千的人要來了，這些將他恨得透骨的人，這些時時記得他，要咬他的人。

而一個不會忘記的人從門口出現了。

趙老爺回過頭來一看到那令人生氣的齷齪的臉，忍不住厲聲罵了：「什麼人叫你來的！出去！」

陳得祿往門坎上一坐，躊躇了一下，便說道：「我來看七七的，今天一定要見

她。」他覺得坐在那裏的王金加增了他許多勇氣。

「放屁！你還不滾出去，」趙老爺覺得王金的眼光很難受，只好又軟了一點聲音：「你要找人不是在這地方，後邊去找。」

「後邊沒有，你藏到什麼地方了，今天你不讓我領回去不行。」陳得祿鼓着很大的勇氣來，不知爲什麼，只一進了這所大房子，便覺得心有點空，怨恨與恐懼交織着。他並不敢望趙老爺，他從出世就怕他，在他的後邊有一種看不見的勢力時時控制着他們的。

「發什麼瘋，你這蠢豬。來個人！把這東西趕走！有人沒有？」

家裏的用人們都被邀到坪上面會去了。有些女人在上邊屋子裏做針線。

王金趕忙用手去理頭髮，他遇着了陳得祿的眼去，是一雙被打傷了的狗的眼光，求救的，愧慚的，恐慌的，而且把兩手垂了下去，失去了知覺似的倚在門邊，索性又把臉轉向院子去了。

這是曾經爲王金所掛慮到的，他知道這些人太清楚了。他們比牛馬還被壓抑得可憐，比牛馬還馴服，雖說他們心裏燃着暴烈的火，但這些火只會燒死他們自己。王金也不免有些覺得尷尬，却又只好趕忙說道，他的容色仍不失去一絲沉着：「我想，關於新辦團防的事，我們就得商量商量。你莫上錢仲實他們的當才好。」

趙老爺也忍着忿恨，他只想一脚把陳得祿跌出去，這東西是什麼東西，今天也敢坐在這裏放賴，但他不能在王金的面前，放下他全付的威嚴來，他煩燥的，勉強的不聲，聽王金說話，同時又感覺得有一個重的威脅在王金所說的後面。他一時又不能立刻來一個很好的處置。

院子裏有兩株梧桐，在高處伸着密密的葉子，緊緊的遮蓋着全院子的太陽，只從一些落了的枯葉處漏些稀疏的影子洒在陰的，潮的土地上。這些樹，這些地，和着院牆，和着靜的空氣都變成非常討厭了。陳得祿說不出的惶惑。只想一跳，飛過這牆去，又想撲過去，咬下這條狂狗來。他一聽到他的聲音，連那無聲的氣息都起

着無底的憎恨。他的心撲撲的跳。他又轉過臉來望王金，王金還在無事般的說下去：「你要懂得這是一個計謀，現在他們是要對付我們了，不只拿你去作犧牲，……」王金的坦然神氣，又使他安靜了一些，勇敢了一些，於是他又車轉身朝裏坐着。

「這事我懂得，我懂得，我不怕，明天我要進城去，我要進城去，……」趙老爺紅着臉，但心上也頗有些狼狽。

憎恨慢慢的燃燒着，陳得祿更其難受的望着自己的手，那兩隻能舉一百斤重的粗手，半年來了，他曾希望過有一天能絞死他的仇人，儘那名字就夠使他做一點非常的事，但為什麼才適却不起來，又並不是要他去殺一個人。陳得祿注視着那個臃腫的討厭的人，相信可以向那發着油光的臉上唾去一口痰，他只要再有機會，他一定什麼都可以去幹。他做出一個有勇氣的樣子，望着那個王金。王金似乎並沒有注意他，只續續着談話，但他的確又看見王金拿手放在頭上去摸了頭髮，摸了一下，又摸一下。陳得祿馬上站了起來，做了一個凶的樣子，但立刻臉變得很灰白，而且

呻吟起來了。他像被咒語定在那裏似的不能動了。

「高長庚！高長庚！王二嫂！王二嫂！」趙老爺用力喊，他感到了非常的不安。

「媽的戾，抓住他，」忽的王金衝到他面前，扭住了他的衣領：「你還想怎樣，外邊幾千人都看你受審，好傢伙，抓住他，死了麼，來呀！」

「天哪！……」陳得祿喜歡得想叫，却潛意識的只想逃跑，他駭怕去看那個受逮捕的人。

趙老爺一掙扎就掙脫了，而且大喊着：「救命呀！救命呀！」他想向外邊逃跑。

但王金又扯着他的袍子了，王金罵着：「不成，今天得同你算賬了！」

「快來呀！老爺出了事情了！……」一羣女人的聲音逼近了來。

陳得祿看到又快掙脫，趙老爺已舉起拳頭往下狠手的照着王金頭上劈去，他不再思索了，一股力撲了過去，一推，就把趙老爺伸出的那隻手打了開去，跟着勢，他睡倒了地上。

「活捉趙閻王，打倒剝削我們的惡霸地主，」王金拼命的使盡了力高喊。

「啊呀！要死的呀！造反了！」幾個女人跳着跑進來，大家擠擁來去扯，罵着，吵着，拍板凳，打桌子的，王金被包圍了。

「快，快，鼻爺，三成莊，七里坪，快去呀！……救命呀！」在地下哼着，但並沒跌傷，只等一得機會就跑。

「旺！旺！旺旺旺！」狗掉在人的腳步的後邊叫喚，一羣人擁進來了：狂亂的興奮的喊着：「打倒土豪，打倒壓迫我們的團防總司令，收成歸我們！……」

於是，趙老爺在一羣，那些他認識的靠着他吃飯的，襁褓得像鬼似的農民中被擁着出去了。

五

在人的海裏，伸出數不清拳頭。一個角落裏又一個角落裏，迸裂出一些憤怒的

叫號，這些叫號巨浪似的跟着密集着的人頭，推送到好遠去，一個浪潮過去了，那新的，吼着更大的波浪又生長了。這裏，這趙莊的坪上，死去了舊日的沉寂，那種窒息人的陰霾都一下被狂風捲走了，現在呢，宇宙改了顏色。高高的太陽，更顯得焦燥，點綴着山色的楓林，只如火似的燃燒着這浸泡在旋風中的怒潮裏。那些積壓的冤抑，一齊爆發。預感着將要來到的勝利，使心兒快樂的戰抖，盡情的呼着嘯着，那些駭死人的雷樣的呼聲。

「操你十八代祖宗，看你還不還三斗六升地！老子老早就同你算賬的！……」

「審問他：私辦團防是什麼意思，他媽的，你趙閻王又想吃人了，是不是？」

「頂好燒了他房子，讓他也無住處。……」

有一些人口裏雖跟着喊叫，但却起着無名的懼怕，他希望實現的東西，又不敢要他來得太快。尤其是老年的人，陳大爹就站在人羣中哭了，他看見那些人，像他自己的這羣人，都紅着臉，忘記了一切，而且一個兩個的跳上高處，那中心地點演

說。就在那些輪流演說者的旁邊，死去了似的站着他的仇人趙老爺。這情形太激動他了，使他忍不住流出了眼淚，他恨不得也跑上去，在那張蒼白了的臉上，吐過一口唾沫去，但他手脚都痙攣，他說不清是喜歡過了度，還是懼怕，總之，他簡直不敢看那張表情空虛的臉，他又只想逃去這夥人羣，這激動是頗難分析的。

趙老爺開始還結結巴巴的分辯，他意志頗清楚，他想：『媽的，你們這批狗雜種，真的敢把我怎樣？你們要什麼，我答應你們就是的，好漢不吃眼前虧……』但後來，一片凶一片吼聲遮沒了他的話語，沒有人耐煩聽他說，一切蠢得豬樣的臉，馴得牛樣的眼睛，都 得狠獍獍，粗野的逼迫了過來，他怕起來了，他感到了暗澹的前途，他戰抖了，他停止了思想，漠然的望着前方，飄飄然的無力的站在那裏，時時要人來支撐。不過他還是有希望，只是希望却又很渺茫。

忽然，有幾個人從東北大路上荒亂的跑來，連聲叫道：

「來了！來了！班了人來了，都拿得有傢伙，總有千多人，快跑吧！快跑吧！」

婦女們先叫起來了：

「毛兒爹呀！快回去吧！……」

「拐了，拐了！狗婆呢！狗婆呢！啊呀！我的狗婆不見了！……」

於是在人裏面又擠着。

新的憤怒的熱情的力却反而生長：「娘賣房，老子就來拚一拚，殺死他們幾個吧，是些什麼不怕死的臭虫！……」

次序亂了起來，但王金的出現，又挽回了混亂的空氣。

「現在時間短促了，我們要速即決定，」王金用眼睛巡視着四週，侃侃的說，「擺在我們面前的路，只有兩條：一條是，起來，一切歸我們，讓我們自己來處理我們的財產土地，我們要打倒一切剝削我們壓迫我們反對我們的。一條是：安靜回家去，放下我們一切，取消農民協會，解散工農自衛軍，投降敵人，做永世的奴隸，怎麼樣？」

齊整的，劃一的，雷似的答應了：「永遠不投降，我們自己幹。」

「那末，」王金又用那深沉的眼光巡視了一週，「現在得先解決一個問題，就是——」停了一停之後猛的一手抓過趙老爺接着大聲說：「這個人該怎麼辦？」他閉住了嘴，只用眼睛去搜索。

人羣裏起着哄哄的，猶疑的聲音，後來不知是誰叫了：

「打死他！」

而且有人在附和：「打死他！先打死他再講！」

接着許多聲音也叫起來了：「打死他！」

響應的更其寬廣了，一直到走開了一些婦女們也遠遠站住念咒語似的說道：

「打死他！」

王金還站在那裏等着，但沒有人走上前去，他們都希望打死他，却誰也沒想到

動手。

又有人喊起來了：「只隔四里多路了！快點準備呀！」

呼聲已從山上的回音聽到了，風動着樹枝，廣播着這恐慌，人羣裏又微微起着騷動。

「隊伍站到口子上去攔着來路！」王金吩咐了。

李祥生也跳了出來：「同志們！時間不等我們了，解決他！打倒萬惡的地主！打倒強劫財產，強奪妻子的魔王，打倒……」

一片吼聲應和着：「打倒……」

班了來的救兵們，那些同樣受着壓迫的佃農雇農，貧農們，長久生存在欺騙之中的又被騙着擁來了。他們要搶下他們的主人，那個養活了他們的家，要沒有他，他們將種什麼田呢，他們是沒有土地的，何況，他是有勢力的人，如果他吃了虧，官府一定要懲辦的，這一鄉人都將無死所了。所以，他們拿起扁担，鋤頭，耙，一夥跟着一夥，在趙老爺親戚家族的領導之下跑來了，尤其是那些收租看地的人。

隊伍，肩着梭標和土鎗的自衛軍，一齊向東北警戒，他們都緊張的，都感到了肩上的負擔，已不只是一些鐵的木棍，而又爲着那新的負擔喜悅。並且也強壯了人羣的大胆，他們互相呼應着：「不怕，不怕，來了就揍。」

趙老爺變了有點紅的，滿染着希望的顏色，又灰敗了。他瑟縮的坐在那裏，已經全失去了知覺，大滴的汗從他的額上，臉上一行行往下流，手背上也全是水。他呻吟着，無光的木木的眼睛昏迷的望着，但並沒有人來碰他，雖說許多牙齒都早已咬緊了。

站在小龍身後的陳得祿，怕遇見了熟人的眼光，他捻着拳，低着頭站着，他等着什麼似的。

「後邊，人羣的後邊，傳來了催促：『打死他呀！快點，那狗王八還怕他什麼，你們怕，讓老子來……』」

於是，不知有許多人在向前擠，呼聲吆呼：「今天是總算賬的時期了，讓他同

國王會面去，打呀！……」

第一隻腳伸來了，一下就把那個軟的球似的趙老爺跌滾了：「看老子做你！」

跟着一陣瘋狂，無論怎麼也壓抑不下去的瘋狂起了。人全失去了理性，在突破了藩籬之後大家爭着來動手了，一邊亂罵，一邊吐着唾沫，拳腳都集中到一個地方，婦女們也擠了來，咧着嘴，披散了頭髮，哭着，爲歡喜流着眼淚，她們也要求來一脚，來一拳，要來看一看那被打得不成形的東西，那個吃人的老虎。

趕來的越近了，人群却還不忘却，不丟掉那早已死了的人。王金大聲鎮壓着。

而且說：

「你們已做得很夠了，現在該怎末樣，得想法子呀！已經有同我們差不多的人數拿武器趕來了，是打他們，還是走，找個地方開會去，我看，我們到土地堂去集合，他們不一定會追過去，等他們在這裏打喪事吧！好不好？」

飛速的，興奮的，黑壓壓的一羣，向着一個地方流去了。自衛軍在後邊慢慢的

退。

六

夜晚，月亮又照到了松林的時候，那個被暴風雨蹂躪了的坪上，也靖悄悄的躺在月光下，一個黑影子又在這裏出現了。陳得祿逃避着同志們，悄悄的又來到了這裏，他望着那屋，那屋裏鬧着，他想着一個人，不知道是趁機會跑丟了，還是又正被人拷打着，他望着那坪上，那坪上曾睡過一個睜着眼，爆出了眼，流血的眼的屍身，他想這屍身也許埋葬了，也許正停在那屋子裏，他不能再打他了，他已失去了機會，他捻着拳，暗暗的後悔。但後來終於將那發燒的拳頭伸了出去，大大的呵了一口氣。

後來城裏開了許多兵來。這些人都沒有詳細下落，但狂風暴雨却四處響應着，一直鬧了許多年。

一九三七，六月。

重 逢

地點：一個剛被日本軍隊佔領後的小城

時間：抗戰中

人物：李白芝（女） 抗日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

張大山（男） 抗日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

王光仁 同上（以上三人均青年）

齊 新 同上（三十餘歲）

（均着老百姓裝）

山 本 （日本人）日本軍第七十五團特務部長

張達明 二十五六歲，特務科中之情報科長，（白芝之愛人，但已一年餘沒

有見面）

日本衛兵甲、乙、丙、

佈景：陋而簡之日本特科密室，爲普通內地旅舍之類，牆壁極陰暗，或一處懸黑布，使室中之空氣特別恐怖，台上左後有一小門，門前斜置一舊板床，右前方一門，通走廊室中偏右方一點，置一方桌，桌上有一小洋燈。

開幕時 白芝靜睡床上，半分鐘後始起身環顧室中，在室中來回踱步作焦思狀，又趨至桌前望燭，拍桌，情怒不可忍耐。

白芝 我不能再留在這兒了，我要離開，我一定要逃走。（跑到小門邊輕輕的搖撼撫摸，失望的又走了回來）。

白芝 不，我是走不了的。好，就讓我留在這兒（咬牙）讓我殺他兩個人也好，殺兩個人來抵命吧。我，我可真完結了，我死，多死我一個人，打什麼緊，只是……他們，他們也許還在等我的回信。而且……該會，有些警覺吧……（遠處有足聲傳來，白芝轉耳細聽，又趨至右門悄聽。足聲漸近，白回至

室中打一圈，連聲自語鬼子來了！我不能忍受，我一看見日本人，我的心就發氣，好像要炸開似的。我可以咬他，我要……來了，來了，鬼子來了！

（白芝急走到桌邊裝着無事似的鎮靜的坐着。三衛兵、押張、王、齊、三人上，三人均帶鐐，白芝瞠目視之，無語。衛兵走至白前。）

衛甲 爲什麼還不睡，支那姑娘，這牀並不壞，是不是爲嫌冷靜呢？（做得笑）

（白極力忍受，瞠目注視室內的前方後，又昂頭怒視衛兵。）

衛乙 姑娘生氣了，別說了吧！

衛丙 走吧，山本部長馬上就要來了，要是聽見，又該倒霉了，走吧！走吧！

衛乙 他是一個疑心多的人。

衛中 等着，不準動！死囚！支那豬！

（第三人做不屑狀，出去時累用目回視，台上稍靜後，白芝急躍至三人前，熱淚迸流，用力握住王齊望張含淚。）

白 想不到我們還會再見！我以為這世不能看見你們了，誰知你們也到了這裏。只是太壞了，所以這見面也是我最不願意的！唉，你們怎麼也被他們弄來了？外面的情形到底怎樣了？快點告訴我一些吧！

張 外面的情形，真是不大好，他們殺人放火，姦淫擄搶不講他，光說我們被捕的人也實在不少，羅一龍劉小妹李大個子都……全被捕了！

王 商會那條街，小學校的濟灘北裏，都堆滿了屍首，血腥臭充滿了一城，真是不能看。也不忍看！

（白芝以手擦目，露極難過極憤恨之狀）

齊 白芝你到什麼時候被捉進來的？我們已經算是一整天了，啊，你還有運氣，沒有……還有許多比你後來的人都犧牲了！這個事……爲什麼呢？

（白芝一下就鬆開了手，不安地又走動起來。）難道你不相信我，你疑懷我麼，齊同志！

王 不，白芝你莫多心他，我們都絕對的相信你，譬如我們屋子被搜查，我們就不會疑心是你說的，雖說我們都決定你是被捕了。

張 是的，我們從來就沒有懷疑過你，我們總以為你一定也像劉小妹她們一樣。不過我們實在忙的很，找不出時間爲這事難過，却是真的，但是我們的心裏總不舒服，好像有什麼壓着似的。

白 唉！我是願意死的，我不怕，但他們都不來殺我。我也準備了挨打受刑，我一定一聲也不哼。但他們又不來，我可以咬他們幾口，那個山本是來過的，他可真機警，就不讓我近他。那樣子我真恨他，他們把我們關在這裏一天，又快一夜了，我就疑心，我已呆在這兒有十年了，我覺得我的血，就在脈管裏奔湧，也許甚麼時候就會爆炸開來的，我的心在腔子裏亂跳，也許一下就會停止也說不定的。（齊坐在桌邊弄洋燭沉思，張王也拖着腳鐐走到桌邊坐下，白芝無奈的，也立攏去，面朝外。）

齊 那個什麼王八蛋的山本就要來了，時間也沒有好多了，（視門）讓我們商量商量吧，他帶我們來，無非還想從我們三人裏得點材料去。我們絕不會有一點希望的，我們絕不可上當，而他對待白芝呢，就有點不同，……白芝他們知道你的底細麼？

白 不大知道，我說是中學生。

齊 那末，你要堅持着，不要叫他看出我們的關係來。大山光仁我們絕對沒有希望的，也許等不到太陽再出來，我們就離開着人世了，可是白芝却……

白 你說什麼？爲了那一樁，你要平白地侮辱我？難道白芝是那樣無恥，甘心做亡國奴的人麼？你太看輕我了！

（說話時：露出萬分憤激）

張 （對齊）白芝不是那樣的人，你不可以這種樣子說（對白）白芝讓我們一塊兒勇敢的去死吧，你是好的模範，我到死也相信你敬重你，你是我的好同志。

（白芝用感激之色視張，握張手。）

王（對齊）你不要這樣說了，這時候還說這些做什麼？

（對白）白芝你也不必多心，我們活着，就做工作，我們死，也平常。你看，自從蘆溝橋事件以來，北方與南方死了多多少少，死些人是沒有辦法的，只要保住國家不亡。

齊「這時還說這些做什麼！」就是因為到了這時候，才不能不來談一下呢！（注視白芝有笑意）我說你也許還有一點希望，並不是如同你想的那樣，說你現在你靠不住，我的意思！是第一，因為你漂亮，第二，你也可以被利用，替他們做點事。你們不曉得麼？日本人專喜歡弄這個玩藝，就是所謂「桃色間諜」。

白 該死！虧你想到，我不能做。

（氣走到台前後床邊）

王 這是可能的，可能的！不過白芝不是這種人，她，她怎末肯呢？

齊

白芝可以做的，我們一定要她作。既然你可以活動，那末，要去找死幹什麼？白芝我們決定了，不准你死，只要你假投降，你怎麼樣？

（白芝又衝到他面前）

白

你瘋了，你簡直瘋了，你想你說些什麼話？要我投降，替日本人先做間諜，做偵探，幫助他們做滅亡中國的事，我能嗎；我的那末沒有良心嗎？你真瘋了！你能說出那樣的話，你這個懦夫，一嚇就嚇到這樣顛顛倒倒！告訴你，白芝可以死一百次，也不會投降的！投降，給日本帝國主義做漢奸，做賣國賊，做狗去嗎？

（齊拖白芝至身邊，親熱的，憐憫的撫她。）

齊

我統統了解，我懂得你，不過我們應該找機會活着，因為活着總可以替中國替人類做一點事，個人暫時受委屈，受一點罪，有什麼要緊呢？白芝你是好孩子，你聰明堅決，勇敢，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白芝無語躊躇深思狀。）

王 呀！是不是你要白芝假投降？

（台上均小心的注視門口）

王 我認爲這意見……白芝你可以這樣做。

張 怕她做不了。（聲音軟而猶疑，望白芝。）

白 我做不了！（聲音硬而果決）

齊 做不了，做不了的時候，最多也不過是犧牲，現在只問應不應該這樣。白芝拿出勇氣來吧！咬着牙齒，硬着肩膀，爲了國家的存亡，去承受一切罷，你是中國的好女兒呀，聽，外邊已有聲音，有人來了！白芝，那邊去，坐在床上，不要管我們，裝着不認識好了。去，快去！

白 我……我做不了。（聲音弱）

（白芝依着齊的命令，至床邊坐下，三人均用憐憫的眼光望他）

王 白芝白芝努力呀！祝你成功，再見了！（遙遙舉手致敬）

（室外履聲雜亂）

齊 不要響了，把臉轉過去！白芝，沒法活，沒法建立工作，留着最後的一口氣，也是因為殺敵呀！好，大家不要嘯！

白 我……我……我做不了……

（足聲已近，台上稍靜片刻，山本偕二衛兵上，山本睜視台上三人，衛兵將三人抓起推至一邊。）

山本 問這起狗，要活還要死？要死呢容易，要活也容易。喊他說出幾個機關來，說隊伍往那兒走了多少人，多少槍，城裏有多少埋伏……問呀！

衛甲 說呀！說呀！不招攬你！

（山本忽視白芝走到白前）

山本 姑娘！有人告訴我，這起人你都認識的，那末，現在我想請教你，這些反日

分子是些什麼東西，這些搗蛋破壞我們大日本的。

（半晌，白始勉強答應。）

白芝 我不懂，我不認識什麼是反日分子。

山本 你不懂，哼，好，讓我們以後再說吧？不過他們又告訴我，說你今天還沒吃飯呢！（轉臉向衛兵）來！你們這羣該死的東西，也不替我招待招待。（又轉臉向白）請原諒，原諒他們，我也得請你原諒，我實在太忙了。（哈欠）

（山本退至桌邊坐下，將腿蹣在其他凳上，從口袋掏出煙來抽。）

山本 不說，哼，打算我不清楚，在我山本的面前，就不必玩什麼花樣。（故意用目示意，望白芝）你也該打聽打聽，我山本不大不小也有一點名氣的呢？我這人喜歡的是痛快坦白，只要你們老老實實的告訴我，我要答應你們的自由，就不會做，要是你們還願意留在我這裏，那末，七八十元一月的薪水也容易的很，有破獲還額外有賞。

(三人無語，山本走到三人面前)

山本 不說，好的很。哼你們這起不受抬舉的東西。

(山本洗臉一刻在台上來回走兩，注視三人，忽然大聲呼叱。)

山本 死囚！豬！難道你們還想做別的夢嗎？說呀！把這些暗號統統說出來。(從

口袋中掏出一捲紙，在三人面前揚着，又湊在自己的眼前)。什麼「察哈爾」，什麼「熱河」，什麼「甘肅」，……不對，統統不對，這些數目字又是什麼意思呢？——他媽的，……(對衛甲)把這個拿去，交馬科長，要他即速即翻來！(將紙擲給衛甲，甲拾起出去。)哼，好的很，你們是有本領的人，是角色，到了我這裏還硬！齊看見只有一個衛兵了，以目示意。同時張猛向山本撲去)。

齊 捉住他，打死他，同志們，快快來！

張王 打死這隻凶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人亦去山本)

（三人一齊捉住山本，衛兵乙跑來混戰，白芝起站在旁邊，露驚慌狀，……

幫着……勳，想動手又怕，而且怕山本看出她來。山本從腰中掏出日本小刀，欲刺齊，被張大山一拳打去，刀落在一邊，但張大山爲鏢所絆也絆倒了，欲拾刀，但衛兵乙一脚踢來，張暈倒了，門開，衛兵丙同上，齊奔三人，一陣亂打，三人皆就逮。山本得救，狂亂的叫。）

山本

反叛，該死狗，拖出去，活活的治死他們，快些帶走，（三兵連聲答應是亂拖三人下，山本怒氣冲天，亦下。白芝無意識的在無人的舞台，亦追至門邊）

白

啊呀！齊……你們……

（外邊傳來抽打之聲）

聲

打呀！用力的抽！（白錯亂的又走回來）

白

啊呀！……

（被地下小刀所絆，倒地，注視地下，見及，驚疑，拾刀，悄聲的：）

白 這是什麼刀？一把小刀，這個從什麼地方來的？真鋒利呀！太好了，這於我真太好了！

（外面傳來更大的抽打和哼聲及喘息聲。）

白 我一定要報仇的，替他們，替……山本，山本看你還能逃脫我白芝的手？（白芝直衝至門口，欲出去，但門已被扣緊，白芝回至小門邊，亦不得。於是無主的立在室中。這時外邊忽然聽到大聲的喊：「描準」！槍拚然三响，白芝憤極，促極力支持。）

白 齊同志，張……你們……呵，我要幹你們的，我一定要一個人留在這裏，我設法，我做……我要試一試，我可以的。白芝只要有勇氣，拿出力量來吧！來担負這艱難工作吧！你是不會投降的，但現在却不能不投降一次了！

（由外面傳來足音，白急藏好小刀，奔至床上躺着。山本抽着烟進來）

山本 哼！到我這裏還兇，這些不怕死的匪徒！

（白坐起稍現山本故做女嬌聲）

白 啊呀！

（山本不答，回頭看看）

白 幾乎把我駭死了！

山本 真的嗎，姑娘，你看，你們這些人，再看看我們大日本還是誰兇誰不講理？

本來我還預備讓他們多活兩天，他們自己都不願意等。這些人真蠢，哈……

姑娘，你可別糊塗，你年紀青，你漂亮，……支那人在我這裏的也就不少，

慢慢的就可以懂得了。我們大日本帝國對於那馴順的支那人民是寬容的，姑

娘，你是明白人，在我面前還有什麼隱瞞吧，聽說你同這些人有些糾葛，是

嗎？

白 長官，求你莫冤枉好人，看天父的面上，饒了我吧，我是慕貞女校的學生，天

主堂裏洋人辦的。我會祈禱（跪下），主啊，我將聽你的命令，忍受一切，求你

賜給我力量，幫助我，我將爲世上一切兇暴和罪惡贖罪，主啊，我永遠是你的，我永遠歸服於你，……（站起）長官，我……你不知道，當你們還沒有進城的時候，學校裏的人都逃空了，我的家住在鄉下，也不能回去，只好找一個親戚，誰知他也走了，可不知道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憐我及一個人走回來，那個曉得你們就進了城。長官，求你饒了我吧，我家裏還有一個媽。啊啊，天父呀，幫助我，讓我害怕，啊呀，我怕呀……長官！

山（微笑）姑娘，別害怕，我山本是人。好姑娘，你多大了？

白 十九歲。

山 結婚了沒有？

白 不知道，（故作媚態）

山（笑）不知道！……哈哈。姑娘，你那眼睛真美透了，支那人的眼睛都是這個樣子末？哈哈，姑娘，請你望我一望。

衛甲 是。(下)

白 我不，(但故意投去一眼。)

山 哈哈……(大聲向外)來一個人！(又向白)姑娘，你真有趣極了。(衛兵_甲下)

山 看看馬科長在不在請他來一次。

山 你的名字我忘了，請你再告訴我，好麼：

白 李白芝

山 「白芝」啊，多麼漂亮的名字！白芝姑娘，你不要急，大日本是最和愛的，不信，我請一個支那人同你談談，你就會明白的。支那人到這裏是享着同等的待遇的，白芝姑娘，你沒有到過日本吧！日本真好玩啊，那富士山那日比各上野公園多麼美呀！姑娘要是你穿起大和服來，你就更出落得漂亮，秀麗，東京的舞女也沒有你那種風彩。白芝姑娘，做大日本特務部長的太太，不會有什麼辱沒你的吧！(輕薄的撫弄她)

(白芝極力忍着，門口扣了三下。)

山 進來(馬達明上。白垂目)

馬 敬禮！部長有什麼吩咐？

(白聞聲視馬認出是她一年多未見面的愛人，駭急，苦痛萬分，手起極力掩飾着。轉過身去，不欲使馬看見。)

山 那些暗號查出來沒有？

馬 在查。

山 這裏有一個你們支那的姑娘，我想找你來和他談談，必讓她曉得大日本是怎樣的寬大和愛。

馬 是。(看白芝後影一眼)

(山本竟到台前，輕聲與馬耳語，笑。)

馬 是……是……我明白……辦到就是……放心……在我身上。

山 好，我出去就來，姑娘，這位馬科長人很好，又是你們同國的人，你們談談吧

，明天我再來看你，假如要什麼東西，叫他們給你辦，你儘管安心吧！

（山本下，麼徘徊室中，時望白芝，白芝欲語又止者數次。）

馬 姑娘，你來到這兒不多時光吧？（搭訕的）

（白芝昂頭欲語，但又走往台後。）

馬 日本人我是清楚的！姑娘，人可以有理想，有希望，可是幻想却總是使人失望的！

（白芝即趨至馬前昂首直立）

白 夠了！科長！（馬審視之後認出白芝大驚）

馬 啊！……是你……

白 不敢當，你還認得我？

馬 啊！……白芝……（喜極欲擁她，白跳開）

馬

啊！白芝（仍伸手，但已呈苦痛色。）

白

請你不用再叫我了，我只不過是一個俘擄，夠不上同你說話，要割要殺請你下令就是！

馬

白芝暫且不說這些話了吧，你什麼時候來的，想不到……

白

想不到，我也想不到竟會在這兒碰着你，你是大日本的座上賓，我是階下囚，還有什麼話說？

馬

（稍等一下）自從你坐獄不久，我就到這兒來了，我也沒有方法打聽你的消息，但我時時都懷念着你！啊！什麼時候你出來的，不是聽說要判五年徒刑的麼？（白芝爲往事所動，不覺嘆了一聲。）

馬

請你相信我，告訴我一點吧！唉！這一年多真把我想死了，我常常想到我們最後的那次見面，你剛剛被押進囚車，我呢？從紙煙舖出來望着你，你的鎮靜和勇敢，把你的臉顯的格外有光彩，但是我不能多看你，我又轉進舖子裏去了，

可是那時候我的心……（白芝用手蒙臉，作愁苦狀。）

馬 白芝你到底什麼時候出來的，怎樣出來的？

白 今年三月被釋放出來的。

（馬又走攏去）

馬 都不敢希望能再看見你了，誰知……你，又是什麼時候到這兒來的呢？聽說你同這兒的軍隊還有一點關係，是麼？

（白芝本已稍靜，但一聽到問她的關係，於是又跳了起來。）

白 你打聽我麼？審問我嗎？我是不怕的，拖出去打靶得了！你盡管去告訴你的主人，說我不是一個本地的中學生，是一個反日份子，而且老早就是的，去，去邀功去！

（馬表示爲難，不知舉措，無可奈何的精神。）

馬 啊！原來你是這裏的一個中學生，而我呢！也剛從日本回來，一個留學生，哈

……現在又碰在一塊！真不算不巧了！

白（冷笑）太巧了！

馬 那麼，白芝我們就應該利用這個不容易得的機會呀！我說問你，你怎末來的！
白 難道你作科長的人還不知道麼？總之，是抓來的就得了！

馬 那末這三個人……

白 這三個人……啊……（極難受的樣子。）

馬 是一塊兒的麼唉……我要早來一步也好點，你認識他們麼，

白 認識，為什麼不認識？三個中國人，三個有良心的，有骨氣的，死在你們大日本帝國的手裏了！我親眼看見的什麼部長，科長，漢奸走狗，都跑來參加了這個慘殺，天呀！我一定要替他們報仇的，今天就是你們這些走狗的末日了！

（手去摸刀，但馬一下就握住了她的手）

馬 不要亂說，小聲一點說這些話有什麼用呢？

白 你怕，我不怕，你這胆小的東西，你這懦夫！

馬 好，我就是懦夫吧！白芝請你……

白 想不到一年多沒有看見你，你就變到這步田地啊！時間是這樣殘酷，要是過去不認識你，也好點，要是不相好也罷了，偏偏……啊！

馬 白芝感情放深刻點理性一點，請你了解我！

白 了解你，我了解從前的達明是誠實的聰明的努力的，但，現在……

馬 現在是誠實的，而且永遠都是……

白 鬼話！你還想騙人還想騙我……

媽的這種無恥的東西，還是應該讓他早點死，我不聽你那些花言巧語，我恨你，比恨一切賣國賊都厲害，我要你死，我不准你活……

（白芝手想摸刀，但門忽開，衛甲上，白又藏刀。）

衛甲 馬科長，時間不早了，天都快亮了，部長吩咐過的，不用多吵擾姑娘，她該

休息休息了！

馬 我知道，你去告訴部長，我還有很多話要談一談，那些關於暗號的事。

衛甲 是。(下)(馬走至門前，將門關好)

白 白芝求你不用這麼生氣了，安靜一點，讓我們商量商量吧！

馬 沒有事好同你商量的。

馬 有，擺在眼前的全是要緊的事，我問你，請你本心的答應我。你到底打算怎麼辦呢？

白 我麼，我沒有主意了，沒有你在這裏，我還有主意，你一來，簡直把我氣昏了！

馬 爲什呢？你是一個勇敢的女人，又是一個有理智的，你不應該這樣！那末，白芝還是讓我們合夥永遠做同志好麼？

白 放屁！

馬 白芝我不會害你的！我永遠都愛你，我一定要幫助你，尤其現在，你知道麼？

那山本他對你頗有一點野心呢！本來照事實，日本人對待一個中國的女人是無須來客氣的，不過山本却很看得起你，要我徵求你的意見。自然，他還有一個日本老婆的。

白 請不用講下去！

馬 白芝你以為我會幫他麼？你可以放心，我一定要救你出來，不過你無論如何得要答應幫我的忙，在我這裏作事。我現在是這裏情報科的科長。

白 哼！好一個情報科長，好一個無恥的科長，要我在這裏，替這種大日本帝國的奴才處作事！奴才，你別作夢了！

馬 有個時候——白芝——你不用固執了，我求你不用固執了，我求你，……慢慢的你就懂得！

白 看你這個樣子，啊！真氣死我了，我不能讓你再活在這個世界上了，你——

（白急袖刀刺下，馬不備，倒地，白神經緊張，昏，呆亂視馬，馬宛轉地下，仰視白，用平靜感激的目光，但稍含怒意）

馬 好！白芝你殺得好！來；拿去！（馬從胸中拔刀還白）只是白芝你不用後悔！你實在作錯了。

（白芝見刀駭極，不敢接，倒退。）

馬 不用怕，攔來吧！你不是剛作了你要作的事麼？你不是正殺了一個你恨的人麼？但是，白芝你攔來讓我告訴你。

白 達明我做了——

馬 你殺了一個日本的情報科長是對的，但你還殺了一個你的同志。自然這錯誤是怪不得你的，怪時間使我們分離，自從你坐牢後我就被派到這裏來，我們各在各一個世界，再也不會互相知道，可是天讓我們在這裏又碰到，我滿想把你救出來，你又的確可以幫助我一些工作。我在這裏的帮手並不多，誰想到……：

（白芝猶疑的走到他面前）

白 難道你是在這裏作偵探的嗎？

馬 難道我同你講的話，你就一點也不明白的麼？

白 那叫我那裏去明白，而且你……你講過些什麼……（想象狀）

馬 白芝這實在也不能怪你，環境是這樣，我的暗示只成爲白費了，不齒，現在你該快樂些了，就是你的達明並沒有留給你恥辱。他是誠實的，永遠也是。他的心裏只有兩個東西，一個是祖國，一個是白芝……啊！我的白芝啊！我已經受傷了，也許不能同你一塊活下去了，你能……我要……你的手……

（白欲俯身，但仍猶疑懼怕，）

馬 你還不相信我，你的心真硬啊！快來，解開這衣服吧！裏面口袋裏有地圖，秘密的，有文件還有報告。你拿去保存着莫丟了，很重要的啊。

白 （白解衣得吻閱後瘋似的撲到他身邊撫他。）天啊！我做了什麼事了，我怎麼這

樣糊塗，我真該死！達明達明你爲什麼不早說，你爲什麼不早說呢？（白撫着傷口，哭了。）

（馬伸身擁她）

馬 不要難過，事已至此……

白 唉！我殺了自己的愛人，我殺一位剛強有爲的男子漢！我毀壞了中華民族的神聖工作，只是，我死了又有什麼用？又補償得到什麼呢？

馬 芝你全明白了吧！你不再恨我吧？白芝我要……吻我一下吧！

白 我恨我自己。（兩人接吻）

（馬又將白推開）

馬 褲子袋裏，去拿，還有兩把鑰匙是開這小門的啊！我幾乎忘了……

（白掏出匙）

白 達明我更昏了，我也快死了吧！

馬 不，你不能死，重要的事情正等着你在完成呢！快從後門出去，還有道小門，

出去後是小街，沒有哨兵的，轉一個灣，到廣元街三十八號敲四下門，趕快將東西交給一個老太太，說是符，記着莫忘了！

白 不能走，我不能丟棄你啊！達明你原諒我嗎？

馬 我原諒你

白 你不會死麼？

馬 大半不會死。

白 我要你活着。

馬 我一定活着，白芝傷並不重。（白芝站起後又蹲下）

白 我不能走，我不忍離開你……

馬 不行……白芝拿出勇氣來，你是有的，沒有多的時間了，你走！你是中華的好兒女，別了，再見，我親愛的，（門外已傳來足聲，馬示意要她快走，白

慌急的站起，將刀在地上抬起，吻刀藏入懷中……）

白 刀呀！刀呀！……我只望靠你殺幾個漢奸……誰知却殺了自己人。

馬 快點！來了，看外邊已經有些亮光了。（白站起離開馬）

白 達明，我走了，你好好的保重自己，我祝福你，而且請你相信我，我這一生都將我最可愛的心情供給你，愛你？

馬 好，好，快走，不，白芝希望能再見。（足聲已停門邊，白芝回顧數次後，始下決心。）

白 好！我走了！

馬 快走！（白芝在緊急扣門聲中，慢慢從小門裏進去，時時回顧，作依依不捨之狀。）

（向她揚手，又垂下，撫病處。）啊！也好，我去休息了。人總是有今天的，……祝你好好的，啊！痛！讓大夥兒踏過我的屍身衝向前進吧！

（頹然倒地，嘆氣。）

——幕急落——

一九三七，十，三十。

戰

時

讀

物

長期
中的

國防計劃

實價國幣三角半

十年來的中國共產黨

實價國幣四角

毛澤東論文集

實價國幣三角半

怎樣爭取最後勝利

實價國幣二角半

上海南華出版社發行

蘇區的藝術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出版

著者 丁玲

發行者 南華出版社

上海四馬路

代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實價 國幣 一二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63
6-4